



社工， 基层冷暖晴雨表

体验岗位：社工

体验时间：2011年11月4日

体验地点：合肥市琥珀街道



大到百姓防疫、文明创建，小到二代证代办、维修维护、送餐理发等等，什么都做，他们叫做“社工”。记者跟随琥珀街道的社工徐瑶，体验了一把做社工的辛苦、充实与快乐。

早上8点，记者开始了一天忙碌的体验。8:30到琥珀街道送表格审查、盖章，8:45去请盲人按摩师，给社区的李奶奶进行按摩。11:00回到送餐服务中心后，帮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尽快做好饭，11:30开始送餐服务。

“我们送餐服务主要是针对高龄，一般在80岁以上，独居、空巢的老人，还有残疾老人。一般每天要送十四五户，最高峰的时候送过十八户老人。”徐瑶说。

每到一户，当记者手忙脚乱地将饭菜送去时，徐瑶都把楼下的报纸带到屋内，盖好登记章。不仅有时间控制，还要快速上下楼跑个没完，很快记者就大汗淋漓了。

回到送餐服务中心，已经是中午12:40了，记者以为能够吃饭、休息了，没想到，徐瑶却开始在清洗刚才送餐回来的餐具，并进行了消毒。忙完手上的活，匆匆跟着社工们吃了一口饭，又继续开始了忙碌……

夜幕降临，精疲力尽的记者看到徐瑶又在安排明天的计划。有风雨中的抗台，有寒冬腊月的防冻，有烈日炎炎下的整治，有起早贪黑的加班加点。受过领导的表扬，听过群众的呼声，看过人家的白眼，有过居民的误解。但徐瑶说，更多的是在处理各种事务后的充实，特别是当帮助居民后，他们的笑脸是最大的安慰和快乐。

记者 王玉 实习生 惠平/文

记者手记：实话说，在这次的体验之前，记者还不知道社工究竟是什么概念。社工整日与琐事相伴，时刻与基层接触，许多看似简单的事儿，解决起来难度并不小，帮着居委会把一些繁琐的事情分担出来，虽然这些事儿很平凡很普通，甚至都不值得一提，有时还受到误解和歧视，但做好了，就能切实为居民提供很多方便，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关爱。其实，徐瑶的一言一行，代表了省城合肥正在逐渐成长的社工队伍，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自己的职业理想，让他们即使面对很多困难，依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。

去过工地才知道如何尊重农民工

体验岗位：建设农民工

体验时间：2011年11月5日

体验地点：合肥某高架桥工地施工现场

农民工，有时觉得他们离我们是那么遥远，他们总是在我们享受新房新路的时候悄然离开；农民工，有时又觉得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，几乎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总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头戴安全帽，一身泥泞，一顿早餐就能在路边摊上用几分钟“扫”掉几笼包子……

两天前，记者就和合肥的一个大建设工地取得联系，希望体验一下建设工人，特别是最基层的农民工生活。11月5日下午，记者赶到省城合作化路建设现场。还未进到施工区域，一片被大型货车、挖掘机、起吊机碾出来的泥泞就映入眼帘。特别是一辆辆重载车从身边经过时，一种莫名的恐慌犹如触电一般传遍全身。

“晚上不吃包子了，早上吃了一笼没

吃饱，现在的包子比以前的贵多了，”“我吃了三笼！又不是吃不起，这么省干嘛。我就吃了三笼，这才有力气干活。”在往里走的过程中，记者无意间听到两位扛钢管的农民工聊天。

由于施工现场对于安全有着严格的规定，施工单位告诉记者拆卸钢管支架太危险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意外。“不是看不起你，你的身子骨真干不了的，”于是记者又提出干些体力活的要求，但仍被施工单位婉拒。最终，记者得到了一份扎钢筋的配活。

所谓扎钢筋就是用细铁丝把钢筋捆绑成型，捆扎好后，这些钢筋就成为未来高架桥的“骨头”，所以丝毫马虎不得。“不要绕得太紧，铁丝会断。”简单的工作，在淮南工人黄士汉近半个小时的“调

教”后，记者才开始“出师”。蹲在地上，一圈一圈地缠，一个一个地绕，一个多小时之后，记者的手已经开始僵硬，双腿更是像被灌了铅。细细的铁丝每一次经过手指之间，都仿佛是被灼烧过一般。黄士汉告诉记者，他每天大约要这样重复成千上万次，手上早有了老茧，所以感觉不到疼。但是蹲在地上时间长了，如果一起来容易头晕。

下午五点，记者已经被枯燥的扎钢筋活彻底打败。离开前，希望留下照片作为纪念。值得欣

慰的是，黄士汉粗大手指拍下的照片和记者的扎钢筋一样拙劣。而被记者替岗的农民工小朱也在工友的电瓶车上差点笑翻。

星级记者 徐涛/文 农民工 黄士汉/图

记者手记：黄士汉参与建设了4座高架桥、2条路，还有3座楼。他有两个心愿，一个是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能到城里生活，另一个就是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走一走，看一看曾经自己参与过的桥和路。黄士汉还告诉记者，以前他吃饭时总是担心身上的泥碰到别人。公交车就算有位子也不敢轻易坐，怕因为自己是农民工被人嫌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“很多人都喊我们是农民工兄弟了。”

孩子，让你叫声“老师”如此难！

孩子，今年已经5岁了，几乎没有任何语言，也很少会跟人主动接触，可以说非常难以沟通。孤独症孩子几乎不会理睬我费尽心思所做出的每一个动作。刘老师告诉我，必要的时候要辅助孩子做一些动作。我试着使用刘老师教授的教学方法与洋洋再次沟通，效果确实好了很多。短短半个小时的课程，已经让我费尽了力气，却也没有教会洋洋什么新的内容，真正的交流时间也不足5分钟，不过好在经过这半个小时的磨合，洋洋的眼神告诉我，他似乎与我不那么陌生了。

集体课于15:05分正式开始了，9位同学与家长一起参与了集体课的学习，课堂上有两位老师。因为这种课很难驾驭，我便选择先在旁边旁听了一会，才敢

参与其中。

经过半个小时的交流，我跟着两位老师一起尝试用卡片、敲打鼓声、以及贴

磁铁等多种方式教授孩子学习“1、2、3”，目的是让孩子们通过数字、声音、实际操作来感受三个数字的真正含义，加深认识。老师们颇有用心，但是孩子们的表现却各有不同，孤独症程度轻些的孩子能较为容易地识别数字，参与到各个环节中，而程度重些的孩子则很难参与进来，如果没有家长和老师的帮助，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操作。“孤独症孩子就必须一遍一遍地教，一个数字甚至要交上百遍上千遍。”课后，老师感慨地对我说。

记者 赵莉/文 程兆/图



体验岗位：特教老师
(教授孤独症孩子)

体验时间：2011年11月3日

体验地点：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孤独症孩子课堂

走进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孤独症孩子课堂，我很兴奋，但同样有些茫然，有些不知所措。特教老师徐老师告诉记者，孤独症孩子的课堂分两种形式开展：个训课和集体课。第一次当特教老师，我对此充满了期待，都想体验一把，于是我选择先体验即将开课的个训课，然后再体验一下集体课。

我即将面对的是一名刚刚入学一个月的孤独症孩子洋洋(化名)。该课堂的刘老师告诉记者，洋洋是位典型的孤独症